

雾霭连天的大熊山，披着上古时期的衣裳，没有灯火阑珊的羁绊，也没有对老旧月光的感怀。昔日的群山部落，找不到新化、安化这样的地名，1622米的海拔，独耸立于湘中腹地，四面群山俯首绵延。

那些深居山寨，耕种采药的九黎部落后裔，早已放下手中弓弩，走出了刘禹锡的《莫愁歌》。就连那位倒立行走的狩猎之神张五郎，逃过天兵将的追杀后，也走进了古人神话中。

梅山文化的旷远，与日月同行，张五郎威名再大，也称不上大熊山最早的主人。从盘古开天起，大熊山即为蚩尤的祖脉家山，本名大神山。涿鹿之战中，蚩尤兵败身亡。黄帝率军进驻后，心存愤懑的蚩尤化作恶熊卧于黄帝床榻一侧，咆哮怒吼，黄帝大惊，次日率兵北迁，因黄帝姓氏为“有熊氏”，遂改大神山为大熊山。

日月昭昭中，炎、黄二帝和蚩尤之间早已放下心中的恩怨，同列为中华人文始祖。不管部落相争中有过怎样的厮杀，也不管大熊山归于哪位先祖的名下，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地盘。

不过，相比大熊山，我更喜欢称之为大神山，毕竟这里是蚩尤的家园，承载着梅山文化的厚重，神山二字，吐露仙灵之气，吻合蚩尤性情，读起来亲切自然。

新发掘的6000年前的蚩尤神像，耳鬓如剑，头上长角，形如兽面，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如出一辙，也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神像相谐相近，由此可见，蚩尤之勇猛，上古时期，就已化为兵神，成为人文文明的图腾。

明代时，为了逃避朝廷追问，有人假借齐天大圣之名，在大熊山建起西泉寺。齐天大圣神通广大，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，坐镇大神山，以示蚩尤魂兮归来。如今，寺院遗址犹存，石基斑驳，苔痕苍茫。

“蚩尤屋场”很气派，古石碑镌痕苍遒，门前两棵大树，一棵盘根错节，苍颜遒劲，另一棵绿叶轻舒，硕果缠枝。屋场中央为傩坛，呈龙凤八卦之象，轻引九州欢歌，流入九溪十八峒，走入其中，仿佛看到蚩尤腰缠兽皮，托举星辰，巍耸于云霄。

两千年之后的张五郎，被视为梅山师公教中的战神，也是梅山的猎神，刀锋未卷，神威倒立，勇猛如蚩尤。在蚩尤屋场上，与蚩尤门庭并立，以示梅山文化薪火相传。

上山时，雨雾太大，导游小方问：“还上山破？”我说：“既然来了，肯定要上呀。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雨雾中的大神山更显仙灵。近处，青山苍翠；远处，群峰缥缈。从蚩尤广场起步，不知绕过了多少道弯，也不知浓浓雨雾中，错过了多少道风景。到了山顶，走上观景台，伞未撑开，雨已先停，四面雾锁云海，层层又叠叠。

大神山的好客，非同一般，若不是亲临绝顶，还以为是有人路过大神山时，虚拟的神话。

## 探访大熊山

骆志平

云雾大熊山。



霜雪大熊山。

新化县文旅局供图

那一刻，大神山在我心中有了更多的解怀，以至下山后，我又绕道去了梅山龙宫，继续寻找梅山文化中未解的深情。

随着阳光的牵引，同行的老苏指着远方的一个山坳告诉我，那边长有大片的古茶树，少说也有两万亩，可惜，山路太险，无人涉足。我说，既然大神山打开了天眼，古茶树的清香就一定能够沿着陡峭山坡，将远方的茶神接上山。

沿着木质栈道，走进原始次森林，山中野果子很多，挂在崖壁上，红的、绿的、橙的都有。

在山脊上的发电风车前，我们停下了脚步，本想伴着风车打个卡，可风车转动发出的呼呼



新化县文旅局供图

声，一阵紧过一阵，让人听着心里发怵，大伙未敢停留，匆忙拐入了山湾中。

传说中，大神山上有寺（庵）49座，常年梵音不绝，香火缭绕。下山时，顺着山路，我们来到了大熊山古寺，入山门前，先拜谒了寺外的一座三藏沙门墓，碑痕斑驳，搞不清皈化的沙门是哪位，墓塔为七级叠岩，形如舍利塔，如此高僧大德，魂守大神山，虔诚之心，譬如佛陀。

大熊山古寺依山而建，山形陡峭，拾级而上，如攀险峰。进入山门后，围着那棵4000多岁的古银杏绕了一个圈，行了三个礼，然后，落座寺院客堂，喝了一泡茶，寺中老衲不在家，问起在庙的顿行法师，得知三藏沙门乃清代康熙年间的上独下素和尚。顿行法师正值壮年，前额微凸，佛陀面相，他指着寺院一座大钟，跟我们说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20多年前，一位美籍华人来古寺禅修后返程，已预订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航班。下山时，陡发山洪，阻断行程，留宿大神山。第二天正好是“9·11”，闻悉航班被劫持，撞毁了世贸大厦。这位居士感恩大神山，遂敬奉香火，捐赠大钟，成了古寺的常客。大神山灵验，稀里古怪的传说很多，让人听了心生敬畏，不过，神山圣水，本为天道之物，有所敬畏，少生造次之心，吻合道自然的释怀。

大神山到处好风水，“闲云深居”只是其中的一处。还有几处民宿，藏在深山中，天气好的时候，顺着山坡往下看，便知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。

炊烟升起的地方，鸡犬相闻，山风拽着柴火腊肉的香味，跑进了云霞中，还有喜叶粑粑、五加皮炖猪脚、天麻炖土鸡，大神山的晚宴，好呷得不得了。

去大熊山一趟，文字里全是大神山，并非对黄帝心存不恭，而是想让大熊山放下心中积怨，回归于大神山的怀抱，从而给人文始祖蚩尤一个完整的家。

天上的云彩、远处的山寨、近处的游人，大神山开始送客了。

沿着山路，我们邂逅了一处民宿，挂着“闲云深居”的标牌。隐隐约约中，落座于山腰豁口处的民宿，其主人陈锡阳是个帅小伙，出外打工赚了点钱，回到老家，办起了民宿。

民宿别致，依山就势，隐字当先，看不出对大神山有半点冲撞和不恭。木质结构的屋子，顺着山坳建筑全窝，不拐进檐梁下，不知神山深处有山房。

小伙子很健谈。他说，古时候兵神蚩尤喜欢来这里狩猎，弓弩一拉，兵士一吆喝，野兽尽往下跑，一下就落入了口袋阵。蚩尤懂兵法，小伙子善于讲故事，大神山的传说中，需要有更多陈锡阳这样的小伙子。

大神山到处好风水，“闲云深居”只是其中的一处。还有几处民宿，藏在深山中，天气好的时候，顺着山坡往下看，便知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。

炊烟升起的地方，鸡犬相闻，山风拽着柴火腊肉的香味，跑进了云霞中，还有喜叶粑粑、五加皮炖猪脚、天麻炖土鸡，大神山的晚宴，好呷得不得了。

去大熊山一趟，文字里全是大神山，并非对黄帝心存不恭，而是想让大熊山放下心中积怨，回归于大神山的怀抱，从而给人文始祖蚩尤一个完整的家。

## 大湖鸟遇

卢尘屹

周末。天气晴好。我往东洞庭湖老家探亲访友。今年冬天来得迟，芦苇还留着半青半白的穗子，风一过，沙沙响，像小时候上学懒洋洋地翻书页声。

十年禁渔令下达后，同学老林正式上岸，待在渔民新村的时间多了起来，听说我回来了，几次三番邀我去尝新做的风干鱼，津津乐道是自家小鱼塘天然放养，全都是青草、菜叶侍候大的。

午后晒晒太阳，闲适惬意。我俩搬把竹椅坐在屋檐下。几棵橘树被果子压弯了枝，橙黄的果实触手可及，清香扑鼻。

“你听！”老林竖起两根手指，置于嘴唇，作噤声状。远远传来阵阵鸣声，清脆悠长，“嘎嘎——咕咕——”。

“是大雁。每年它们会和其他候鸟打遥远的北边来，歇在我们这儿过冬。”老林叫我摘下几个橘子，自己则抓上一大把谷子。这是要干嘛？我心有疑惑但是也没问。

我们沿湖堤往深处走，只见退水后的滩涂上，密密麻麻全是鸟：白鹤优雅地踱步，像穿着白袍的先生；灰雁笨拙些，埋头在泥里找食……及至水面开阔处，放眼观之，鸟儿或低飞掠过，惹得涟漪浅绽；或成群嬉戏，惬意灵动。

“看那边——”老林指指芦苇丛。

几只麋鹿在浅水滩站着，角像枯树枝，浑身毛色灰扑扑的。它们不时地抬头望望鸟群，又低头喝水，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。正看着，近

处芦苇忽然“哗啦”一响，一个灰蓝色的背脊在湖心一闪而过。

“是江豚！”老林眯着眼笑，“以前难得一见，现在隔三差五就能碰上。你看它那样子，像不像微笑天使？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，那江豚又跃起一次，圆滚滚的身子在空中弯成月牙，“噗通”落回水里，溅起几朵清亮的水花。那水花在低垂的天光里，一闪便碎了。

我们在一个避风的堤坡后坐下。阳光照过来，暖意融融。老林掏出橘子，慢慢地剥，清香弥散在旷野里。

离我们二十余米的浅滩上，歇着一只大雁，老远就感觉精气神不在线。偶尔“嘎嘎——”非正常鸣叫，凄厉痛苦，听着就让人难受。

“感觉生了病。”老林眉毛一挑。

生怕惊扰到它，我放缓了脚步，踮起脚尖向前靠近。掰了片橘子，对着它扬了一下。它一瘸一拐，挣扎着想要躲避，扑棱了几下翅膀，没有飞起来。

它后退半步，歪头瞧瞧橘子，又瞧瞧我，最终上前来啄食。吃完，也不跑，就在原地蹲下来，把喙埋进背羽里打盹。

这是一只受了伤的大雁，一侧的翅膀和同侧的腿有着明显的伤口，从伤口外侧的结痂来看，受伤应该有些时日了。这家伙意志也算顽强，不远万里，总算如期来到东洞庭湖湿地。

老林叹口气：“这样它熬不过今夜，黄鼠狼肯定会叼走它。”

两人互相看看，心里都明白该做什么，又有些犹豫。野性生灵，最忌人插手。这些精灵，一年又一年，沿着候鸟迁徙路线，拍打着翅膀翻山越河而来，一路风雪，躲避天敌，只为大湖这片越冬地和停歇地。

5分钟倏忽而过，老林缓缓走向那雁。他有着30余年经验，懂得如何与生灵打交道。雁见他靠近，喉咙里发出“嘎嘎”声，并未展翅逃遁。

老林在它前面3米左右蹲下，伸出手掌，掌心搁着几粒谷子。雁啄了一下他的手指，感觉是在试探。老林不动，依旧伸着手。

几次试探过后，它不再动作。老林清了清嗓子，不管大雁能不能听懂人话，伸手轻轻把它捧起：“走吧，跟我们回去避一避。”大雁窝在老林的掌心，微微颤抖。

彼时，落日熔金，湖光潋滟。远道而来的候鸟们或在波间浮游，或振翅掠水，趁着最后一缕天光寻觅着晚餐。它们在这里停歇、蓄力，仿佛只是为了履行一个古老的约定。

“先养着，等伤势好点再说。”老林作出了最后的决定。

大湖上空，归巢鸟儿们的鸣叫声，在夜色中传得格外悠远。回望。那些白色、黑色的影子起起落落，麋鹿隐入了芦苇深处，江豚的涟漪也早已散尽。诚如我们的来去，于它们，不过是清风过耳。

## 不腻的娘家菜

杨长生

子，闻着舒服。

“煎几个鸡蛋，还炒上刚才这个秋南瓜，就三样菜算哒。”娘说着，一边捡拾好了柴火，起身去切南瓜丝。

儿子在娘面前永远长不大，永远像童年时抱在娘面前吸奶一样。娘家菜，浸着家乡的味道，儿时的眷恋，永远也吃不腻。

念及娘家菜，一定要细说芦竹坪美食。“人有九流，官有七品，客有三种。”这句俗语在沩山芦竹坪美食中得到了体现。

到芦竹坪的普通客人，一进家门，热茶招待，留着吃个便饭。便饭就是粗茶淡饭，一般两三样菜，一荤两素，菜品视季节而定；中等客人，一进家门，热茶招待一轮后，便加烧擂茶，擂茶又称沩山擂茶，茶毕才开始做饭、炒

菜，这样一般有三荤两素，喝点小酒，聊聊天常。来了贵客，是五步曲：杀鸡、捞鱼、称肉、打酒、捡豆腐。

芦竹坪自养的家鸡，鸡肉鲜香。寸水藏鱼，芦竹坪人家都有口小山塘，小山塘的水源全是山泉水，水质清冷，鱼长得慢，两至三年才有三五斤一条，加入切好的苦瓜，一起炖煮，非常适口。鱼炖豆腐，也是上品之菜，豆腐因久煮入了味，味道鲜美而更有韧性。秋辣椒炖鱼，是芦竹坪待客的必备佳肴。鱼煎到两面泛黄，加水放入辣椒慢煮，辣椒翠绿，鱼色金黄，入眼惊艳，入口辣而鲜甜，尝一口便欲罢不能。

芦竹坪青菜、野菜、红薯煮熟后喂大的猪，肉质鲜嫩而肥美。芦竹坪腊肉需要天时和细

作，更可谓能遇不能求。芦竹坪“糯米饭盖猪肚”，做法十分考究，味也独特。更值得一提的独特菜品——金银海参卷。芦竹坪并不产海参，但旧时候芦竹坪人走江湖，本地菜色与外地菜色自然融合，夹杂着浙江一带风味，特别是温州菜味。因工艺复杂，这道菜曾经失去了大众化的市场，以至失传。上世纪50年代，芦竹坪人用双色年糕代替了金银海参卷。近些年，失传的“金银海参卷”又焕发了光彩，重回到芦竹坪人的菜谱上。

“天天来客吃不穷，夜夜偷盗不富裕，客进旺家门。”芦竹坪人独有的人格魅力，独有的亲情世故，独有的淳朴厚道，独有的忠诚待人，自然形成了沩山芦竹坪为人处世的美食文化，在这块弹丸之地发出夺目光彩。



## 草木生香 笔墨留韵

周慧文

作家姜满珍是个莳花弄草的高手，你看她书柜旁的长藤绿萝也像她一样渴求知识，从西边墙脚爬上高高的柜顶，再到东边从柜顶上倾泻下来，足足有四五米长，且茂茂密地绿着。

“出生于农村的我，从小在‘植物王国’中长大，对大自然的花草、树木以及田间的秧苗、蔬菜有着不同于城里人的情感。”姜满珍说。所以，无论在哪儿安家，她都会选择大露台、大空地，然后自己亲自一点一点地挑回土壤，搬回盆子，扛回小苗，拾回种子，精心扦插、细心培育，于是小花园里有了色彩缤纷的五彩石，神奇闪现的昙花，果实累累的柠檬树，清香飘逸的香樟树，品种多样的辣椒树……

像悉心养花培菜一样，姜满珍也用心地写着每一篇文章，如她写作《蔡皋老师和她的植物们》时，她三次亲自驱车去长沙爬上蔡皋老师的楼顶观赏植物，并不断地向蔡老师请教，细心地记录下了“蔡老师用手不停地触摸着迷迭香，像抚摸着自己的乖孙儿一样。”她为写好《朱亭古码头群》，先后4次邀请我陪她亲临我俩从小生活的朱亭古街，并登门拜访了好多居住在古街上的老人，还体验了一番由古街上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理发的感觉。

她这种做事认真、用心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。因为她，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才有了许多学习机会，有许多人也爱上了写作。记得当我写《在老街闲逛》，边写边怀疑是不是在嚼别人的馍馍，好不容易把自己真实却细微的感觉记录下来，却不够自信，在动手删除时突发奇想发给她看看。而她收到稿子后及时看了，不仅提出了好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，还发来一句鼓励的话，让我好生欢喜，于是我修改后投稿《株洲日报》，而编辑收到后秒回“可用”。

她还热心提携新人，在生活中只要听说某某文章写得好，书法好，画画得好，不管他从事何职业，她一定会主动抛出橄榄枝，引导他们进入文学、书法、美术团体，如修理汽车的师傅，做家具生意的商户，退休赋闲的老人……在渌口区作协每年的总结会上，都会有作者由衷地表达：是姜老师的引路，才找到艺术之家。姜满珍还会经常组织各种活动，创设平台，让大家在一起，相互交流、学习、鼓励，从而激发大家的创作热情，活跃文化氛围。

她在闲适的日子里读雨听风弄花草，烹茶泼墨写文章。于是就有了小园枝繁叶茂、瓜果飘香。人养植物，植物也养人，于是就有了“人生贵适意”的散文集《推开门 推开窗》的出版；兼具生物性、人间情和乡土味的散文集《花语草韵》的出版；直到现在这本抵达心灵深处，足以阐释人生美好的散文集《抚云听雨》的出版……

近几年来，渌口区为打造文旅品牌，传承地域文化，对朱亭、渌口、昭陵、淦田等几处老街的历史元素进行发掘并编纂成书，她带领着作协部分骨干膺此重任，走访民间，搜罗资料，甄别信息，先后编辑了《千年古镇——朱亭》《古市昭陵》《文化渌口》等一系列书籍。今年，已然退休的她还在